



絕

園

祝實明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版出局書文大

序

和實明相識，是民國十七年的事，在上海威海衛路某一個學院裏，我們會共同聽過兩星期的特別演講，一別十餘年，這其間我是在過着「踏遍天涯路」的流浪生活，實明則溯江西上，在九江重慶做過一陣子中學教師而最後回到了成都，我們的再見，也正是當我從江南避亂到成都來的時候。

在上海，在幽燕，在閩粵，我時常在一些文藝刊物上看到實明的詩！常以他筆名「拾名」發表的一些詩，間或也看到他寫的一些小說，挑燈夜讀，如對故人，而那些配置嚴密的結構，洗煉精審的句子，又使我感到滿足，我自己不會寫詩，但會讀詩，新詩舊詩，一經朗誦，音韻的諧和與否，意境的清越與否，技巧之熟諳與否，我多少可以領悟，當我担任編輯「勳力」的時候，很多文學青年，三天兩天地便送一些詩來，他們以為寫詩僅只是抒發個人的一點零感，十行廿行，得來甚易，輕率下筆，加快完成，所以很難得到好的作品，因此無形中將我對於詩歌欣賞的興趣遞減下來，但對於實明的詩，每篇却都經過我朗誦二次，牠蘊藏着一種力量，足以激動我的感情，他固然有超人的感覺，奔放的熱情，而他寫的每一首詩，又是那樣

審慎從事，每一個字差不多都是經過精煉的。

在漢口的時候，實明從成都寄了兩首長詩「黃河的哭泣」「江吟」給我，先後在『動力』上發表，這是近年來很不可多得的鉅製，那裏面充溢着瘋狂的熱情，悲壯的氣氛，從那奔騰澎湃的音節裏，我們的詩人，也是在以他的熱力灼炙那些極冷的人了。

實明的小說比他寫的詩少，自然，他的小說也仍是富有詩意。這一本『白的悲哀』所收集的幾篇，大都具有這種風格的。『白的悲哀』『楓秋』是我所最愛的，也是實明自己最愛的兩篇，而這兩篇也最能代表實明小說的風格。

『白的悲哀』，他以一個天真純潔的女孩子裝站在一首詩裏，而使『白的雪』，白的湖濱，白的郊野……『獲得了生命。更由於那配合，給予讀者以無名的感傷，那裏面沒有熱鬧或緊張的場面，只有幾件小事的淡淡描寫，然而你一定可以閉着眼睛想像到其他的一切事情：讀完了第三節或第四節，你閉着眼睛，一定可以看到：在那白茫茫一片中，立着靜穆而清寂的白衣女像，你將被那白的顏色所感染，被那悽愴的情調所激動。假如實明不加上頭尾兩段，我認為那簡直是一首極美的散文詩。

比較備具小說型的，還是要算『楓秋』，那裏面有着較細緻的描寫，主人是一

個瘦弱多病而又孤伶伶的小女孩，也在許多大的變故中，淒楚的挨着痛苦的時間，而不能作任何表示，她被一切人漠視着，然而却被偶然會合的詩人憐惜了，他儘量地愛護她，費了很多的時間做着慈母的工作，詩人們往往是會愛惜一顆枯萎的小草，他高唱着，想把這世界任何一角落都溫暖起來，這裏我們可以發覺一個天真熱愛的心，在沉暗的黑雲中放着朦朧的光亮。

其他的幾篇都是作者前幾年的作品，佈局取材都很好，但缺少作者的『風格』所以我還是喜歡頭兩篇。

宮明將有遠行，相見又不知何日，在他這小冊子前面寫上這句話，就作我們錦城聚首的一個紀念吧！

三

左幹臣二十九年元月寫於成都

錄 目

檸檬水	恐怖	夢	楓秋	白的悲哀	序
-----	----	---	----	------	---

857.63

106.6

3

1



3 2173 4754 5

哀 悲 的 日

白 的 悲 哀

你還記得「白衣人」麼？

給你寫這封信的人，就是「白衣人」的弟弟。七年前，他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今天，他假如突然站在你面前，你會大大的駭異。因為他現在是一個魁偉的人，有着結實的身體，結實的心，軍裝皮帶綁腿，粗野蠻強，可算是一介不折不扣的武夫了。設想在你面前放下長槍，裝上刺刀，替你作幾個攻擊敵人的姿勢，你一定會瞠目結舌，而又稱奇不已的。「這就是七年前的弟弟麼？」你許在心裏問，而他，讓我說一句似乎是恣野的話吧，却一定要在心裏發笑哩！告訴你，他的年齡雖然剛剛滿二十，但在他搶命的刺刀下死去的敵人却不在二十隻以下（說「隻」，你不会認為是用錯了字吧？），平均分配，一年恰好一隻，搶回的生命便也可算是一年一回；每搶回一次，心裏便這樣想道：「淺算在變二世人了！」——計算起來，現在直是在變第二十世人呢，真是「不亦快哉」！

七年以前，他，那孩子，因為富於幻想的關係，你不是曾許他是一個未來的詩人嗎？七年以後的今日，他却出你意外的變成糾糾武夫了。什麼緣因呢？這和「白



衣人」有密切的關係：

「白衣人」是怎麼死的？你想來不會忘記。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在某雜誌上，看見了你的「白的故事」，他非常興奮，於是轉交給他母親看。他母親是怎樣個富於幻想的人，你想來也一定記得。她於是把「白衣人」的墳墓塗成雪白，使她的的確確老老實實地變成了一座「白的墳」。『白的墳』呀，便是一座『白的土堊』，墳外，又是一圈『白的牆』。你怎麼說呢？這不富有詩意嗎？

然而敵人的炸彈，却光顧到了九江。且再三再四，炸到了九江鄉下。一切建築物都變成了灰色；灰色的房屋，灰色的牆壁，灰色的廟宇，灰色的教堂……灰色成了人們的保護色。灰色普遍到了整個人生。在空襲恐慌中，黑白早成了死亡的鄰居，生在却緊靠着灰色。你這酷愛白色的人，不感到慘傷，不感到憤怒嗎？但是「白衣人」的墳墓，却始終是一座「白的墳」，墳前，始終是「白的土堊」，墳外，始終是「白的圍牆」。誰也不會注意到那一片白色。誰也不相信一座墳墓，會變成敵人轟炸的目標。

可是，說來奇怪，牠竟成了敵機的獵物；而且說來又出乎尋常的悲慘，當敵彈轟炸着牠時，「白衣人」的母親卻正在墳前，於是牠同墓中人一齊被毀，在「轟」的一聲巨響後，生人與墳墓遂都失了蹤跡，除剩下一小角「白的圍牆」外，便只是

一個大坑！大坑，巨獸的口，牠吞去了他的母親和他潔淨的姐姐的屍首！

『家仇與國難，使他變成了一個粗野蠻強的軍人……』

x x x x x

從一個分別已久的好友處，來一封長信，不論怎樣也可算是一件稀有的快活事。但這封信我還不曾讀完，一些鮮明的往事便一幕接着一幕地在我的記憶裏擠了出來。我只好擱下信箋，讓回憶活動着了。

(二)

七年以前，我在江南 杭州 某中學教書。學校背後，便是馳名的廬山；前面，是有着小西湖之稱的甘棠湖。湖的對面才是九江市。學校與市井，像是可望不可即的様子，因此早晨和晚間，學生們可以自由地走出校門，投到大自然的懷抱中去。湖光山色，更和我結了不解的因緣，每當晨風吹甦了湖水時，每當黃昏的羽紗罩上了樹校時，我總在湖畔徘徊着，沈吟着。心情平和時我追憶柴桑的五柳先生，想像他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風致；精神奮發時我『遙想公瑾當年』，左擁新婦小喬，右手指揮水師（甘棠湖中，尚有周郎的點將臺）的那種既風流又雄壯的氣概；但在我悽惶欲絕，想念到國土破碎的時候，也會苦憶兩千年前的屈原，我安能斷定他不曾到這湖畔來徘徊過沈吟過呢？眼看國家日趨破亡，他的心情當是怎樣地悽絕

？說是：這國家裏既沒有人知道我了，那麼就離開這國土吧。但當真要離開時，却見僕夫傷心了，馬哀鳴了，他（屈原）和他們（僕夫與馬）依然不忍離開祖國！傷心呵！

學校側面是一座桃林。桃林裏的桃樹當不在一千株以下。一到春天桃花盛開時，我又常常在林內徜徉。說來可笑，我曾把那裏當着桃源呢；而心情一感到誇張的需要，且說牠比桃源更美，沿溪行才逢着桃花林，桃源側能有這樣美的湖水嗎？

每天黃昏，我幾乎都可以在桃林裏碰着一個發呆的隸子，看他的年齡，大約只有十三四歲，而沈思時却帶着早熟的神氣。不消說他是這學校的學生，但我却不知道他的姓名。是一個星期日下午，我又在林裏遇着他。他那時正坐在一座石凳上，面對着湖，手握著鋼筆，在一本練習簿上寫着。我走到了他身後，他却一點也不覺得。

「寫些什麼呢？」我問。

他微微地一驚，抬起頭來，對我笑了一笑，彷彿對一個熟識了的人道：

「看吧！」

是一首詩，內容是：

「晚霞在平靜的湖中

瞧着她自己的影子。

「美不美」？牠問。我說：

「不知道。問你自己。」

「真美！」我說。

「是說晚霞？」

「不。我是說你的詩。」

「一點也不！」他有些臉紅了。

從此我們變成了相識，他用對老師的態度對我，而我却看他是一個小朋友。以後我常到他家中去，於是認識他那位富於幻想的母親和他信中所說的「白衣人」，她們待我也如待她們家中人一樣。至於那位「白衣人」呢？我在二十五年的春天，曾寫過一篇名叫「林中」的文章紀念她，於是我從箱中找出來，用感傷的聲調一再地讀着：

(三)

早晨，我挾着書本到學校裏去上課，走進中山林時，却忽然聞着一陣又一陣的花香。我佇立林中，想發見這是甚麼花，只略一抬頭，自己便失聲地叫了：

「呵，楊槐！」

這林中，幾乎十之九都是槐樹。青青的樹枝纏着一串串白色小花，也另有一番風味。忽然吹來一陣大風——一陣不寒不暖，拂在面上令人發生柔軟之感的風，把花瓣些紛紛地吹落樹枝，吹滿林中，極像江南的雨雪天。我伸出手來，槐花立刻落滿了一手。我感到一些詩意，便低吟起來：

一槐花雨

像江南的雪……

但怎樣也接不下去。

風繼續地吹着，頃刻間遍地都是槐花；路被花遍，看不大清楚了。

我俯身抓了一把槐花在手，心裏想道：『假如有一個『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朋友在這里，同他打一次花戰，夠多麼有趣！』但是，一件傷心的往事却使我回憶着了。

○

○

○

那是江南的下雪天。一個白衣的人兒——慢着，我的朋友！你聽右過在下雪天還着上白衣的人麼？我呢，却是親眼見過的——從她家中跑來看我，一見面，她便大聲叫道：

『××！你看，我終於穿上白衣，在大雪天裏來看你了！』

我說過這樣的話：

「那是上一次的夢了。也是下雪天，她來約我出去踏雪。在一望無涯的雪地中，

人，那夠多麼美，多麼有趣！」——「如果在這大雪中再立一位白衣人，——白衣的美

這時，她竟穿一件潔白的衣裳，立在我面前。

「走，出去！」她說

「你不冷？」

「冷？也許。可是怕什麼呢？」

「我於是同她走了出去。」

「什麼？」我走路上說，「你媽媽真是太慣你了！」

「什麼？」

「你有一件將就一與一姑息一兩層意義。」

「你說他是甚麼意思？」

「你看。這真的大雪天！這樣的白衣裙！他就讓你穿了出來！」

「可是，你忘記了，這不正是二月？」

「是的，但這雪……」

「有太陽便是溫暖的，這是江南的好處。並且。你不是那樣希望着嗎？」

我沒有答覆，這原是我錯。有太陽？也是的，但我腳下却感到寒冷。走過一個大平原時，她站住了，指着塹上平鋪的雪，她說道：

「你看！」

原來雪上有字，我看是這樣寫着：

「××！小狗兒！」

××是她叫慣了我的名字。我問了：

「你來過？」

「啊，當然。我以為大雪初晴，你這個酷愛白色的人兒是一定要出來的。我想給你一次突然的驚喜，所以便在這里等着。誰知你竟不來，我只有找雪出氣了！」

「你這傢伙！」

「罵我？」

「不罵你，罵誰？」

「豈有此理！着！」

我臉上着了一把雪。

於是我們開始了一場雪戰……

今天，佇立在這中山林中。風散着花雨，像江南的雪。地上，滿鋪着槐花，我抓起一把，却記起了江南的白衣人，然而，那白衣的人兒呢？却早已在廬山下，長睡不起了。

誰能否認美的消失，不是人間最傷心的事？

而且她的病就在那次雪戰以後，誰又敢說她的死去，不是爲了那件白衣——我的怪想的結果？

『槐花雨

像江南的雪。

在大雪中，

白山，白嶺，白的原野，

原野裏立着白衣人。

我是白衣的慫恿者，

而白衣在我心裏，

却留下白的悲哀。

墓中人，請安睡吧！

我將在我心中，

描繪着白的圖畫，

披上白的衣服。」

佇立在中山林，我低吟着若斷若續似詩非詩的語句。遠遠地，風送來清冷的鈴聲，學樓裏已經在上課了呢，而我挾着的書本，不知何時已遺落地下。

(四)

「白衣人是怎麼死的？你想來不會忘記。」噓，豈只不會忘記而已。因為我的一次怪想，便輕輕的斷送了一個少女的生命；又因為我的一次想像，一首『白的故事』，使『墓中人』也『安睡』不得『白的墳墓』慘被炸毀，且購墓上那位白髮的慈母，我能於痛恨敵人的殘酷而外，不自承擔也有一點責任，一些罪過嗎？

我在稿中又找出了『白的故事』。輕輕地讀着：

『白的雪，

白的湖濱，

白的郊野，

白的園林，

白的雪，
 她冒着，
 白的墳。
 白的土發後，
 白的山，
 白的叢樹，
 白的坡側，
 白的小瓦屋，
 白的簷下，
 白的門戶，
 白的塔前，
 白的小路，
 白的一堆，
 白髮的老婦。

白的衣服，
 白的頭，
 白的老婦，
 白的四野，
 ×
 白的墳，
 注視着
 白的土堦，
 坐上。
 白的園林，
 白的郊野，
 穿進
 白的湖濱，
 白的小徑，
 走過
 白的寒冷，

白的心，
白的痛苦，
白的顫抖，
白的哀哭。」

誰知這樣一幅悽美的幻景，在那位富於幻想的母親佈置下，竟成了一個悽美的現實；誰又知道一個悽美的現實，竟會破碎毀滅且加上血肉橫飛？

我的想像每每造成奇災，我還敢放任牠麼？

(五)

我忍住眼中的熱淚，讀完案上的餘箋：

「家仇與國難，使他變成了一個粗野蠻驢的軍人。」

他最近有這樣一個覺悟：公理與真理，決不是一個東西。「凡生物都應有生存權，」這是生物的「公理」。但「真理」却不是這樣。「真理」只說：「生物與生物是免不了競爭的。當牠們競爭時，必經過自然的選擇，而自然選擇的標準却是：『優勝者生存，劣者敗亡』。」「凡人類都應平等自由，」這是人類的「公理」。但「真理」又不是這樣。「真理」只說：「人們也是生物之一種，因為競爭的關係，便分爲許多集團，或是民族，或是國家。這些民族與國家，或強或弱，或大或小。強大者

的行爲是斃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小者則是橫被滅亡，慘遭宰割。不幸我們中國人過於聰明，每每只知「公理」，忘了一「真理」，竟且誤認「公理」卽是「真理」，不知「公理」只是理想，而「真理」才是事實。重重國恥多由此造成，空前的國難也大半因此而來。他認爲，這是我們應該覺悟的時候了。

白色是象徵美，象徵純潔；紅色却象徵熱烈，象徵悲壯。這不是美與純潔的時代，這時代只需要熱烈，需要悲壯而已。

前面不是說過他曾在殫命時，刺死敵人在二十隻以上嗎？有多少次他的軍裝上曾染滿敵人的鮮血，自己變成「紅衣人」呵！「白衣人」是死了！白的墳墓是被炸毀了！那粗野蠻強的「紅衣人」，却正在爲「真理」而英勇地戰鬥着。

你這酷愛白色的人呵，請爲「紅衣人」祝福吧！」

（二八年三月，于成都。）

楓 秋

會着朋友倉，承認了到璧山縣中校去給他代課後，我踏着沉重的步調走回思先的家裏來。

會聽着人說，看一個人走路的手法，便能知道那人的心事；失意的人，步法遲緩；高興的人，步法輕快；得意的步法，却是沉重而響亮的。因此，在人們的面前我總是走着沉重而響亮的步調。

將走入內廳時，我聽得思先說道：

「拾名回來了！」

這句話在我心裏喚起了一點兒輕快的喜悅，「回來了」三字，我已多年不曾聽過，是那樣疏遠而又那樣親切。我跨入內廳，正想問他：「你怎麼知道！」一個女郎的影子却止住了我。這女郎是背向着我的，她並沒有轉過身來，一瞥之下，可以胡拉上面四個字的評語，是『嬌小玲瓏』。思先坐在她的對面，正問着我。我於是只向他微笑一下，便轉身向我的房中走去。

但又一箇印象怔住了我這沉重的腳步。

我的床上橫臥着小小的孩子，孩子身上覆着一條女人用的紅紅的圍巾。我立刻明白？這孩子的母親是誰了。接着，又一個喜悅閃過我的腦際，這孩子睡在那裏？彷彿也確是一種親切。是的，我，親切，我有六七年來不曾感覺過了。六七年，這時間并不算短，我只看過千萬張陌生的面孔，聽過千萬種不甚熟悉的聲音。我無時無刻不感到在異國裏旅行時的冷淡與寂寞。那天看着裏紅圍巾裏的小人兒，我才清楚地知道我的祖國就是親切，而且現在也回到祖國來了。我於是輕輕地走到牀前去，拉着那孩子露在圍巾外的小手，『呵。好黃瘦的小孩呀！』我在心裏感嘆了。

『拾名！』思先叫。

我走出去問道：『什麼？』

『來，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我四姐冰若。』他又轉向冰若說，『這是拾名。』

我不安地在側邊坐下。想隨意向這位生客說些什麼？但不知怎麼說起，因為對他稱呼什麼，在我這不善交際的人，都是一個不易解答的問題；小姐，密斯黛生疏而老實不客氣地叫冰若又未免太冒昧了。

『四姐剛從廣東來，』思先說，『睡在你牀上的就是她的小女兒。』

「真是對不住！」她客氣地說。

「哪里！」我答道，「路上辛苦了罷？」

「慣了，倒沒有什麼。」

「四姐跑的路差不多同你一樣遠——她去年才從上海回的家，成都，重慶，上

海，杭州……批你，累差些了！」思先非常興奮。

「那個小女孩呢？」

「也一樣。」

「呀！她叫什麼名字？」

「楓秋。」作母親的回答了。

「楓樹的楓，秋天的秋？」

「是的。」

「有詩意。但太蕭瑟了！」我重複地說着，心裏便浮起那又高又瘦的影子來。

「會着了你的朋友麼？事情怎樣了？」思先問。

「會着了，他明天到璧山，下星期再回重慶，那時我便去替他代課。」

「唔，不是又要走了嗎？」他似乎便在惜別了。

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於是將思先拉到一旁，悄悄地對他說：

『四姐來了，我覺得我應當把那一間房子讓給她住！』

『我已經計劃好了，不必耽心吧！』

『你一定娶我！』

『不，我和她在外婆的房裏——我立刻給她佈置去！』

『你太客氣了！』我埋怨他。

『一點也不！』他去了。

我看着他去安置冰若的行李時，便不禁默默地沉思起來。

二

像被人驅逐一般，我從江西回到四川來。重慶這地方原不缺乏我的朋友，但我怕使朋友們受麻煩，到時只住在旅店裏。當時一個朋友會告訴我思先歡迎我搬到他這里來，我沒有答應，原因是我和思先在我未出川時就只見過一面，雖然他和我原是同鄉，後來我會搬到一個五年前的知己現在正做軍官的朋友處去住，在那里住了十多天，軍隊的規律使我心裏覺得厭倦，因之常常到思先這里來玩，我發現這大孩子尚有著一顆天真的心，却又愛客如命，家裏常有故鄉一帶的難民住着，他一律平等地招待他們：大鍋吃飯，大碗喝酒，他滿意了。在過去，我還以為他是一個纨绔子弟呢。他知道我不滿意於軍人式的生活後，便道：

『搬到我這裏來住吧！』

『你這里人太多了，我還想自修呢。』

『我特別給你一間房子，無論如何能讓你靜靜地自修，並且，現在匪退了，這些客人二三天內一定要走完的。』

『那好，我一定搬來。』

於是，就在這談話的第二天，我便搬到他家來，他讓給我住的確是這內廳裏最好的一間房子，自己却在較好的一間住着，我房間的隔壁，便住着他那一位多言的外婆。（他的父母還在故鄉裏）我不禁感到慚愧了。今天，他又把自己的四姐安在他外婆房中，這使我更加不安起來。

牀上的孩子，這時忽然醒了，她哇哇地哭着。我急忙去抱起了她。哇哇子，倒是我十年以前便學會了的，我於是鳴着她。一會兒，她便又閉了眼睛，似乎又將睡去。我這時候才細細地打量着她。

說一句不怕任何人見怪的話，我愛悲哀。什麼原因，我不大說得出，我只覺得悲哀對我要切合些。我愛花謝勝過花開，我愛月缺勝過月圓，我愛黃昏勝過早晨，我愛一滴眼淚勝過一次微笑，我愛窮人，我愛弱者，我愛奴隸，我愛有病的女子……幾年來，我飄流過不少的地方，看過不少的面目，我最討厭假裝的笑容與快樂

。在揭去這一層假裝的面具後，我會發現每一個中國人都似乎是在哭着的。但是，說老實話，這却是我愛中國人的大原因。在這樣陌生的人羣裏鑽來鑽去，我不會消癢也不會發狂，最大的原因是發見了這悲哀的影子，使我愛她，也愛中國人。這時，假使我抱的是一個玩皮（別人大約說是活潑）的孩子，她也許會抓亂我的髮，扯紅我的耳，……那我一定放他到牀上去，在他哭破喉嚨。我也不再理她。而楓秋呢？這樣黃淡的面容！這樣微弱的呼吸！這樣單薄的身體！輕得像棉，瘦得像枯枝，嘆息充滿了我心，憐惜淚盪着我的兩眼。

『楓秋！好一個蕭颯而沉鬱的名兒！時代病是匯集到你的一身了，你可憐的女孩啊！』我心裏不住地感嘆着。

忽然，『哇！』她哭了，再不重口。我急得幾乎想同哭一次。這時，當母親的來了。

『啊！』她說，對不起，孩子是餓了！我把孩子交給母親。『乖乖！乖乖！』奇呀，她再不哭了，像只等着母親的撫慰一般。

冰苔將她抱過隔壁的房間去，我耳中却還響着她的哭聲。

在思先家裏，一個親戚曾寄放了一部小兒車，我於是將楓秋安放在車中，整日裏推來推去。我像探險家發現了新大陸，久盲的人忽然睜開了眼似地高興着看她的一笑，一惱，一蹙眉，（可憐的孩子剛滿一歲，她竟會蹙着那稀疏的眉毛了！）我停止了讀書寫作，停止了出街散步與交際，除了衣食睡外，就只推着小兒車！

這孩子，當她還不曾出世時，大約就習慣飄泊吧？她在小兒車裏安靜地躺着，由我推出門，上坡下坡，她是否以爲是火車震動，輪船的顛簸呢？這時她也注意着我，向我說一些只有她才會懂的話，但我也就因此高興了，我也有那本領去同她說。於是我笑了，她也笑了。

我們的住處有幾個同鄉還沒有回去，一個向我說：『冰若三年前，是一個著名摩登密斯呢！』這言外，自然是嘆人事無常，而今她有些變了。但我不管，我只推着小兒車。

思先告訴我：『乃忠（冰若的丈夫）幾天就要來，他這時正在川北赴一個盛大的運動會，是一個有趣的體育家呵！』這我也不願多問，我只注意這車中的孩子。

一天冰若把楓秋五月份的照片拿了出來，我看着時，不能不大大的驚異了：那是一個肥大的孩子，幾乎比現在肥上三四倍，身子躺着，兩眼睜得圓圓的，亮出怔人的光。拿那一張像片來和現在的孩子作一個對照，假如不是她母親親手拿出說口

說是她，我一定、信；假如換一個人一定這樣說，我一定會以為他太過荒唐的。我望着像片，發起呆來。

『這是五月前的楓秋呢，只一場病便把她害得像現在的樣子了！』冰若感慨地說。

我默默地將像片交給了臥着的孩子。

她接着，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也許這剛滿一歲的人兒，就會有今昔之感吧？她忽然嘆氣了。

『這鬼兒！』冰若驚異道：『你怎麼會嘆起氣來？是誰教你的？』
我說：『這定是從媽媽學的。四姐愛嘆息吧？』我已經隨着思先，叫冰若作四

姐了。

冰若沒有答話，她想拿開楓秋手裏的像片，楓秋却緊緊地握着。一會兒，我像一隻老鷹般地，將像片從孩子的手中抓了來，她向我牙牙地說着，忽然清楚地道：『拿來！』且向我伸出一隻小手。

『不！』我搖頭說。

『拿來！』她又叫了。

我依然不肯。怎麼。這孩子，她又嘆氣了。

『唉呀，鬼兒！』冰若叫，『你又嘆氣了。給你，給你。』思先這時也走了攏來。冰若於是對楓秋道：『喊舅舅！』

『豆豆！』

『鬼兒！什麼「豆豆」，「舅舅」』

『袖袖！』

『鬼兒！——「舅舅」！』

『豆兜！』

我們一齊笑了。

『你們說她会嘆氣？』豆豆問。

『是的，』我說了，『嘆得很不錯，就像秋風，搖着楓葉一樣。』

於是豆豆威嚇她道：『記着，不准嘆氣！再嘆氣，我打你！』說後便拿起她隻小手，打了一下。她於是噘起了嘴。我說：『喂，喂！別哭別哭！唔，豆豆兜你玩的。——壞豆豆！壞豆兜！我們走吧！』我於是將小兒車推出內廳。

『她真愛孩子！』是思先的聲音。

『恐怕是爲了新鮮，過了一兩天……』

我將車子推到街上去了。

四

一連好幾天我都在小兒車裏消磨了我的光陰，有時更輕輕哼起催眠歌來：

「睡呀，楓秋！」

這就是火車。

火車在顫抖。

睡呀。楓秋！

我推你到睡鄉。

睡鄉裏去逗留。

睡呀，楓秋！

○

睡呀，楓秋！

這就是輪船，

輪船在抖擻。

睡呀，楓秋！

我搖你到睡鄉，

睡鄉裏去飄流。

睡呀，楓秋！」

於是，詩人和小孩，成了幾位同鄉談論的題目了。

一天，一個同鄉也來推着車子。他對那孩子說道：

『楓秋！你碰着詩人了。你碰着詩人，要少哭多少次；詩人遇着你，也會破除許多寂寞呢！』

我在側邊不會說話，却發生了不少的感想：

老實說，寂寞是我的好友，我不一定要『破除』牠；如我要破除牠的話，我的方法也正多！讀書，寫文字，找朋友消遣……：不一定要這孩子做些近乎發呆的事！這時我突然記起民國二十年的八月，我在平浦道上的一次痛哭。那時我正患着現在青年界的時髦病，從北平趁車回南，不言不語不飲不食地直道浦口，車過蚌埠時，我忽然聽着外面有一片哭聲，便勉強掙起來一看，車外是茫茫大水，鐵路兩旁是腫滿了同我們一樣具有血肉思想感情意志的災民。這哭聲便是從他們口中發出來的：白髮老人，青年漢子，少婦嬰兒一齊放聲大哭。這人類的呼號，壓低了火車的響聲。只一俄頃，熱淚便橫滿了我的臉，我忍不住在車裏大哭起來。是的，我哭，我在不顧人們的訝異地哭。我哭我們有着這樣一個不幸的時代！我哭我在這樣一個嚴重的時代中，不曾盡過我的一份微力。不，我哭我似乎不曾『想到』去盡一份微力而只爲個人的愛戀得失就弄病了自己這有用的身體。因之，我真想跪在那一批災

民的面前，去痛悼我的懺悔淚……我又記起我回江西。在九一八事變後，抗日救國會的講台上，那次痛哭與自白了；那時我發誓獻身給祖國和全社會，自願以後切實做事，再不過往時心非口是說而不行的生活，那生活是可鄙的和自私自利的！然而我哭的還有不會說出的事，那就是我在中日事變中看出了將來人類的浩劫。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裏的慘死鬼與未亡人的哭泣，會震醒世人的昏迷夢？誰又說第二次更酷烈的世界大戰，再多的慘死鬼，更傷心的未亡人的哭泣，一定可以消滅第三次第四次乃至無窮次的大屠殺？……以便我在江西，因此便做了一些可以問心無愧的事。然而結局呢？却是江西當局變態地放逐了我！我這人，對人類，對國家，不說小一點，對任何一小部份人有什麼用呢？使我日夜懷疑起自己來。宜潯舟中，眼見一個弱女子被人踐踏被人蔑視，卻沒有絲毫力量去加以援助，不是我這位發誓獻身的人一個針鋒相對的譏刺嗎？然而，到現在呢？我面前臥着的有一個剛滿一歲便會嘆氣的孩子，在母親肚裏飄泊了千萬里的小人兒，這樣黃淡的面容，這樣微弱的呼吸，這樣單薄的身體，輕得像棉，瘦得像枯枝，時代的影子似乎磨集在她的一身，這可憐的人類。可憐的國家才會產生這可憐的孩子！我抱着她時，便似乎象徵地抱着這一個時代了。我愛悲哀，愛寂寞，才特別愛這孩子，誰說我遇着她，可以破除我的寂寞呢？

五

是五月初的一個早晨，我離開重慶，到璧山縣中學替朋友代課。走時，楓秋尚未起床，因之那天小兒車旁，依我推想起來，她也許會發現少了一件什麼，而牙牙地感嘆着吧？

我到璧山一住便幾乎是兩月。兩月裏，楓秋的影子無時不在我記憶裏移動；我每次有信給思先，都要問問她的消息。五月中旬，聽說她父親到了重慶，下旬，又聽說他赴上海去了，她和她母親還留着。從六月起，我在信裏使不曾問她，因為我怕我的過於關心，會引起別人的誤解。思先來信也不會談過。六月底我回重慶時，她又同冰若動身，追隨父親去了。

思先告訴我說：

「四姐動身時，楓秋正患病。已經上了船，我又抱她下來去找醫生。醫生說沒有關係，我才又抱她上船，那時，她全身發燒，眼睛緊閉着。氣笛一響，四姐便叫她說：

『楓秋！舅舅要走了！』

她便睜開眼。

『吻吻舅舅！』

她使用發燒的唇吻我。

我上了岸，船就開了，四姐在向我揮手巾。四姐手巾下，一隻小手也在無力的揮動着。

『那小傢伙倒是怪聰明的！』

思先說後，淚韞在他的眼裏。我却只用一個微笑，代替了我心裏的哭泣。

楓秋，他象徵時代的孩子呵！

請永遠帶去我的祝福。

在你飄流的旅途裏，

(二二年十一月初稿)

(二六年四月重抄)

夢

忽然，我所敬愛的程先生，立在我的面前了。

『程先生！』

『呵，子篤！是你嗎？』

『是我呵！』

『從晉地來？』

『是的，』我走近了一步，低聲說，『晉地的事失敗了！我們已被通緝，所以我惶惶跑了。』

『難怪你這樣狼狽。好，住旅館也不便得很，搬到我那里去吧！』

程先生原在本地創立大學教書，我隨他走入寢室。寢室裏的佈置：除去一個書棹，兩架書和兩張藤椅外，便只有一架牀鋪，——雖嫌簡單，却很清潔。不一會兒，一個行軍牀位，已給我鋪置好了。

『你們在晉地的事，』他說，『我們早就知道，本來想舉事響應的，但還不會佈置好，晉地已經失敗了。——想不到你這樣快就到了這裏來！』

『真是誰也想不到！』

『失敗算不了什麼，別難過吧！』

『唔……』

『你來得真正好，這里正需人，蠱峯一個人忙不過來呵！』

『蠱峯是誰？』

『安靜吧，明天我介紹給你。』

x

x

x

x

我在一個簡單的迎歡席上。同坐的只有程先生和蠱峯二人。

『聽說在晉地，』蠱峯說，『子筠同志是最出力的人。——想不到會在這里相見。』

『哪里哪里！說起這一回事，就令人慚愧萬分！一年來的慘淡經營，在幾天內化成灰燼！我當時雖說逃了出來，憤懣得幾乎想去自殺了事。後來一想，死也應該有點代價，不死在晉線上，不死在敵人手里，却自己把自己結束了，那未免是可惜的事。所以又跑到這里來了！』

『自殺？那是文學家的口吻吧！』

『蠱峯，請不要把那樣一個代表廢物的名辭代到我身上來！』

『但你是例外！——并且像只有你是例外！』

『不見得，還有吧？』

『不錯，還有：不過就我知道的那就只有碧絲了！』

『碧絲是誰？這名字怪熟的！』

『你的學生，但現在不告訴你她是誰！』

『可又作怪！』

『將來，』許久保持着沉默的程先生說話了。『您自會認識她。一個顛倒衆生的人物呢？』

x

x

x

x

『子筠先生！』

『誰？』

『我！』

花園裏是昏黑的，我都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坐在這裏，許是酒吃多了，來涼涼的吧？

花園外進來了一個年青女子。

『你是誰？』

『碧絲呵！』

『久仰了！請站攏來點，我要認清你呢！』

『還認得我麼？』她站攏來了。

『呀！我見過你的！』

『五年了！』

『是的，五年了！但在我，彷彿隔世了一樣！』

『五年前先生教我時，我還小得多呢！』

『咄！去掉你的「先生」！』

『那時不是叫子明嗎！』

『不錯，虧你還記得！』

『我倒沒有忘記過，然而正有人像「隔世了一樣」！』

『算了吧！』

『子明！』

『什麼我叫子篤！』

『我只記得子明，不曉得子篤！——你好忍心呀！』

「我不稀罕那「底裏」！你知道你在哪里？」

「我很抱歉！我實不知道我在哪里！」

她指着眉，又指着心，說：

「在這里！」

「什麼意思，碧絲？」

「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你不知道嗎？」

x

x

x

x

我和碧絲攔着手，在街上散步。

街上是黑沉沉的，一個人也沒有。在轉角處，忽聽得有參差的足音。

「捉住那一對！」

原來是三位丘八。我拉着碧絲轉身就走，幸好沒有被他們趕上，走了回來。

一進門，蟲蜂和許多同志正在快談。

「你倆到哪里去來？」一個問。

「散步。」我答。

「什麼散步，明明去……」又一個說。

我默然。

『到底你們哪裏去來？』另一個問碧絲。

『散步，真的！』

『哈哈！獨身主義的小姐！什麼散步，明明去……』

『請說完吧』

『明明去……』

『講戀愛來？可是？收起你的妒意吧，先生！』

她笑了。

滿堂寂然。

我也笑了。

我匆匆地從碧絲的門前走過。

『子筠！』

『什麼？』

『停下來！』

『我有事！』

她在後面趕來了。

『什麼事？』

『你哥哥說有重要事找我商量。』

『我也有重要事同你商量。』

『我相信你的不及你哥哥的來得要緊！』

她捉住了我的臂。我只得停下來。

『那麼，告訴我，你什麼時候來同我談談？』

『見你哥哥後，立刻就來。』

『那我在花園內等你！』

『好的！』

某月某日那天總動員的。

我會着熾峯，在一個密室裏，他交給了我一個通告，是總部命令全國同志，在

『呵！不是後天嗎？』我問。

『正是！』

『那我們也得響應才好？』

『自然！』

？
』

『我們怎麼準備得及？』

『我們那次在晉地起義，我們便差不多準備好了。這次用不着再準備什麼！』

『真的嗎？』

『自然。後天動員，此地是不成問題。我想分兩處，你一處，我一處，願意不

『豈有此理，聶峯！』

『什麼？』

『你想我不願意的嗎？』

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

我遇着了碧絲，在花園裏。

『竊！』

『什麼？』

『我覺得你該向我說真話！』

『難道我騙過你？』

『你不知道我的心嗎？』

『知道得清清楚楚。』

『那麼我時心換不來你的嗎？』

『什麼話！我對你和你對我一樣！』

『那你爲什麼不對我……？』

『我不是表示過嗎？』

『不，爲什麼你不向我要求……？』

『什麼？』

我注視她，她跳避着我的眼睛。我於是不看她。但我的耳邊却輕輕地顫着耳語

『你怎不向我求婚？』

『碧絲！』

『什麼？』

『早幾點鐘你向我說我將覺得是無上的幸福，現在却是無邊的痛苦了！』

『爲什麼？』

『我許要死了！』

『你說什麼？』她大駭，且用兩手摸着我的額角，溫柔地說，『你病了麼？』

不！我同你哥哥……後天！後天……！！』

那好，我也是要來的！』她堅決地說。

槍聲密密地響着：手槍聲，步槍聲，快槍聲，機關槍聲，爭先恐後地響成一片。間或聽着幾聲隆隆的巨響；像是大砲。我手裏緊握着一枝步槍，不住地向敵人射擊。

近了，巷戰了，短兵相接了。我們於是上起刺刀，向前衝去。

忽然，一個令人吃驚的面孔，出現在我的斜面，我忍不住戰慄起來——呀，那正是碧絲！

，不知她在什麼時候武裝起來了，好英勇呵！她，正抓着上起刺刀的槍，在趕一個一面接戰一面退去的敵人。突然，小巷裏又衝了一個出來，於是兩人圍她一個。

『瓦！』我口裏怪叫了一聲，衝了過去。忽然一聲槍響，我覺得腿上發痛，我倒下地去，昏迷了。彷彿覺得有人把我抬了起來。我想：『呵，我成爲一個俘虜了！』我着急起來，便更加昏迷了。』

睜眼看時，我却安臥在一個清潔的牀中，牀側坐着一個全身白色的女子。不知爲什麼，她用手遮着臉。我覺得非常疲倦，尤其是眼睛，簡直看不大清楚。我便又將眼睛閉着。

「我在哪里？」

「在醫院裏。」

「你的聲音好微弱呀！你是誰？」

「我是你的看護！」

「你那聲音我怪熟的，不是碧絲嗎？」

「正是，子筠！」

「站籠來點，我看不見你！」

「你眼睛閉着的！」

「怎麼睜不開？難道我瞎了？」

「沒有，筠！你太疲乏了，安靜地躺着吧！」

「那麼，我的傷在哪里？」

「腿上！」

「我殘廢了？」

『沒有！』

『我看，多可怕！』

『你摸吧！』

我摸着兩腿。不錯，牠們在那里。

『那麼，碧！告訴我！我們可是失敗了！』

『失敗了？什麼話！』

『不要騙我！』

『你想想，假如失敗了，你能安然地躺在這裏麼？』

『那麼，你哥哥呢？』

『開民衆大會去了！』

『唔！』

『你可知道，今天是真正的「民」國誕生的日子！』

『你說真正的是什麼意思？難道不是某幾個人的麼？』

『自然！』

『她也並不是一黨一派的？』

『自然！』

『她不是某一個階級的？』

『自然，自然！！』

『這真像一個幻夢，我要不相信了？』

『你不是要求這樣一個國家出現麼？』

『但來得太快了，我是不敢相信的！』

『你聽氏衆們的歡呼聲！』

呀，不錯！一個洪大的聲音從很遠的地方響起來了！并且愈響愈近，愈近愈顯得清白；大聲的，尖聲的，厲聲的，小兒的，成人的，老人的，男子的，女子的，混成一片，那聲音像一層圈又一層圈：近的，較近的，遠的，較遠的，最遠的——近就像我和碧絲的心裏叫起；遠就像從蒙古的邊上，西藏的邊上，雲貴兩廣的邊，山東福建的邊上叫來！好幸福呀，這聲音！我在牀上流下了感謝的眼淚！

『民國萬歲！』

『全國同胞的安寧幸福萬歲！』

我忽然睜開了眼睛：不錯，我在醫院裏，在牀上，白衣的碧絲在我的側邊，洪大的聲音在鐘間盤旋，屋上的人，牀上的人，都似乎震動起來——不是幻夢！我大聲地哭了起來。

『什麼事？』含笑的碧絲驚得手足無措了。

許久了。我才說：

『別擔心，碧！我太感動了！』

『爲了什麼？』

『這歡呼聲！這全國同胞的交響樂呀！你不聽見他們是從心底裏叫出的麼？你不聽得最遠的一層是從蒙古西藏雲貴兩廣山東福建……等處叫出的麼？』

『不錯，篤！』

『爲了這聲音，過去犧牲了的幾十萬幾百萬先烈，不值得嗎？』

『值得的，篤！』

『那麼，假如讓這聲音再大一點，再高一點，再遠一點——讓牠從朝鮮叫來。從琉球叫來，從安南印度叫來。從中亞細亞叫來，不更令人感動嗎？』

『不錯，篤！』

『假使再高一點，再大一點，再遠一點，——讓牠從南冰洋的發頭叫來，從北極圈裏叫來，從太平洋的彼岸叫來，從大西洋的那邊叫來，人們一齊叫着：

『世界民國萬歲！』

『世界同胞的安寧幸福萬歲！』

那一片聲音，不是更加令人感動，令人低頭，令人歡欣鼓舞得痛哭流涕嗎？」

『不錯，筠呀！』

『爲了這聲音，爲了這全球同胞合奏的交響樂，再犧牲幾百萬幾千萬的同胞不值得嗎？』

『值得的，筠！』

『我願算一個！』

『我和你一樣。筠！』

『你能捨去你個人的幸福嗎？』

她點頭，哭了起來。

我又昏迷了。

○
我被一個荒唐的聲音震醒了。

那聲音就像一次洪潮，我被牠抬上了半空中去，我慌忙睜開了眼睛。我在醫院裏。碧絲在我側邊，那聲音却無處不在：遠的，近的，大的，小的，低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漢語的，日語的，英語的，俄語的……響成一片，震耳欲聾：

『地球共和國萬歲！』

『全球同胞安寧幸福萬歲！』

我身上一陣酸，一陣麻，又一陣冷。我覺得我快要爆炸，爆炸成恆河沙數的小點。

『碧！』

『什麼？篤！』

『抱住我』——『我要解體了！』

她緊緊地將我抱住。我不知是她在顫還是我在顫。我們不知過了多久說不出話來。

『我們在哪里？』

『在醫院裏！』

我笑了。

『現在是公元幾千年？』

『一九××！』

我的眼淚掉了下來。

我不信！這聲音從哪里來？』

『從人們的心裏來！從你我的心裏來！』

『這是一九××年麼？』

『自然，你還是這樣年青，不是一個好證明嗎？』

『呵，是的！你也正年青着呢！』

於是我們落到狂喜中去了。不知是她還是我，還是我們一同再說：

『我們應該不再離開了！』

『我太幸福了！』她叫。

『我太幸福了！』我更不住地叫着

×

×

×

『喂，喂，子篤，子篤！』

我睜開眼睛，又閉了下去。

『喂喂，醒來！醒來！！』

『別叫！』我說了。

『你做了一個什麼好夢？』

我原想多在這殘餘的夢裏沉醉一會兒，但那討厭的同房朋友却偏要囉唆。我於是默然不響。

『喂喂！』

『什麼？』我怒睨着。

『你不是說「我太幸福了」嗎？』

『是的。但是閉嘴吧，我還要溫一溫我的好夢！』我儘想着。但想的不是夢，却是這夢的由來。

今天中秋，我和幾個朋友都吃醉了酒。在席上，大家談起政治，談起革命，談起抗戰，談到理想的女子，於是晚上做着這樣的夢了，棹上的燈，還未全熄，至多不過睡了兩點鐘。但在這兩點鐘裏，中國和世界都打了一個轉身。好荒唐呀！想着想着。我低吟起來了：現在的中國，有碧絲那樣的女子嗎？唉！

好夢思不多，

惡夢思不少。

欲見意中人，

且向夢中找！

『最近的將來』的中國，的世界，也有那麼一天麼？唉！

好夢思不多，

惡夢思不少。

欲入烏托邦，

且向夢中找！

我茫然了！——醒後的悲哀呵！幻象消滅(Dissipation)的悲哀呵！

再來一次吧！再來一次吧！餘生也還有幾十年，一年有三百六十餘夜，一夜有無數無數的夢，未必就不能夠再來一次嗎？未必要求一次也算奢望嗎？再來一次呀！再來一次呀！

恐怖

晚間，我們正在修室裏溫課時，校役老馬很驚慌地跑來說道：

「真見鬼。我剛才看見兩個大漢，很忙地往二號裏走，我以爲是賊，趕忙悄悄跑去看。誰知二號的門，却是好好地鎖着的。」

小朋友們聽見這話，大家便圍攏去問：

「那麼，人呢？」

「不見了！」

「真的？」

「真的！」老馬說，他的面色轉成灰白了。「暑假裏，學校內住兵，第二號裏死了兩個兵大爺？」

「真的？」

「怎麼不真！」

是在冬夜裏，偏偏又起了一點兒微寒的風，各人的心裏本來就有一點兒寒瑟，

加上這樣一個不助美的消息，每個同學就自然有着恐怖的戰慄了。

『你剛才看見的兩個大漢，究竟是什麼樣子？』二號的同學驚慌地問。

『只見着後影兒，彷彿穿的青色軍裝。』

『天呀，一定是……』二號裏兩個較大的孩子說，他們吞咽了似乎不敢說出來的字。

『鬼！』老馬替他們補足了。

『呀！』三個其他的二號住的小孩子不期然地同聲叫出，他們的臉色一個個地變成了烏灰色。

『天呀！』勳更駭得牙齒上下地攪打，他不特把臉孔變了色，眼睛都駭得特別地睜大了，而且露出了恐怖的光，如果不在再衆人環立的燈下，倒怕有人認不出就是他了，而要以他爲鬼怪了。

『老馬，你去吧。』我說：『你真是胡說八道！開學到現在，一百好幾天了，大家何常見過什麼鬼來！』

『哼，你不曉得，』他還要辯：『冬天一來，陰氣便甚了，所以鬼便要現形，兒張起來的！』

胡說八道！去吧！你把小同學駭得不敢去睡覺了！』

老馬這才走去。但小朋友們却恐慌了，他們再也沒有心腸自修，只說着鬼。

動的臉色，越來越難看；眼睛越來越大，像一個深不可測的海。本來，這孩子，白天真是胆大包天；他可以在老師講書背過身去望黑板時，便立刻迅速地立到桌上去做一次鬼臉；他可以在老虎似的學監睡覺時，去爲他畫上一個極爲滑稽的八字鬚。但一到晚上，他便胆小如鼠了。晚風他會以爲是鬼的呼吸，一片樹葉落地時他會以爲是鬼的聲音，你如久久地注視着他，他會以爲是鬼附着了你的身體，而立刻有理由地自己駭得哭泣起來。他更怕人說鬼，一聽人說鬼，便不能安心地一個人睡覺。在校中，我是以不怕鬼見稱的，所以他一『想』到鬼時，便要來同我一道睡。那可真是更糟：你叫他睡外邊，他自然怕鬼來扼頸子；裏邊。他又怕鬼從壁上下來。有一次，他怕得實在太厲害了，我就叫一個胆子稍大的同學睡裏邊，我睡外面，把他挾在中間；他還抖，怕鬼會從頭上來摸他的頭，又怕從腳下取去了他的兩腳，無可奈何地只好上下一齊用被蒙着，才算能勉強睡去。今夜，局勢比任何那一次還嚴重些，於是他只好來預約了：

『欽，我今夜和你一牀睡呵！』

『好吧。』

不久，又有兩個小朋友來了；

『欽！我們今夜一同你睡。』

『不，我已答應了。』

側邊便有人在談鬼：

『你以為鬼是什麼樣子？』一個問。

『青面紅髮，鋸齒獠牙！』一個說。

『還有眼睛凸出眼眶以外，像是銅鈴。』一個附和。

『還有，頭髮從前面披下來，拖到地下。』

『夠了！夠了！』怕的人只是叫。

『還有，舌條伸出口外一丈多長！』

『夠了！夠了！天呀天呀！！』

二號的同學們截斷這可怕的話。

窗外有一陣冷風飄過，幾片梧桐葉輕輕地落下地面。窗內的人不期然地一齊一下窗外。窗外是黑漆漆的。真的。那時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了黑暗的可怕。窗內還閃着不十分明亮的油燈光：窗外，那一團黑漆，就是站着，走着或跳躍着一些大如山陵的巨人，或是爬着，滾着或蹲伏着一堆堆的魑魅魍魎，我們都不會看見，窗內，雖然充滿了恐怖的心跳，戰悚的低語，但我們究竟聽着的是人的語言，人

的氣息；窗外却是死的靜寂，四圍彷彿都有有毒的眼睛在悄悄地注視着我們，都有着不可見的冰冷的手在等着一個適宜的時間來捕捉我們這些小孩子。各個人又把眼光劇急地收了回來，來回着各個人因恐怖而變了的烏灰的臉和閃爍不定的眼珠。忽然一陣冷風竄入了房裏，大家剛覺得一陣心寒，油燈却迅速地熄去了幾盞，黑暗的巨眼窺入了房內，一二個同學大叫着：

『鬼來了！』

於是大家靠在一塊兒，齊聲地哭着。

勸死死地抓着我，渾身亂顫，哭了；

『天呀天呀！媽呀媽呀！』

『天呀！天呀！』

『媽呀！媽呀！』

原先是無意義地哭，接着却叫起『天』和『媽』來了，人家似乎在學着勸一樣。別的幾個自修室裏也同樣地哭了起來，遙遙相應着。聽着遠處哭，雖然似乎覺得有更嚴重的暗示，但聽出是人聲，心情也便鬆弛了些。同學們算是二度地在哭聲裏得救了。

我一面拉着勸，安慰他，叫他不要哭，一面又罵那般浮囂的同學，說：『這些

胆小的東西！」其實，說老實話，我自己也有點兒怕，雖然我並不會駭哭。

學監（我忘了聲明，那時還沒有訓育主任這個名詞）似乎聽不過意了，便跑來大發脾氣：

「什麼事，又是哭，又是叫？」

於是自修室裏又平靜下來。大多數人都還在抖，鬼的陰影再也不能從他們的心上抹去。二號的同學更是目瞪口呆，哭叫不得；他們恨不如今夜學校的辦事人准許他們不去睡覺，就是這樣坐到天明。

點名後，便該就寢，我本來住在十號的，勳便同我到了十號來。

那夜的風，的確令人有些毛髮悚然，寢室裏的規則又是非滅燈不可的。燈滅了，黑暗占領了我們的寢室，勳駭得只是抖，我只好緊靠着他睡着。

大約是半夜了吧，我忽然在朦朧中覺得有叩窗的聲音。勳先醒了。他叫了起來。我由迷糊中全醒了，窗上更是一陣密密的叩窗聲，明明是有「人」在敲着。並且，那敲法，不必仔細聽就知道非常驚惶，像是一個囚犯越了獄，後面有人追來，急於求人開門，好迅速藏着的似的。

「誰？」我大聲問。

「我們！你開了門看！」是變啞了的聲音。

我起來，摸著了火柴，點上燈，才去開門。門一開，二號的兩個大孩子，一撲便撲了進來。

『哎呀！』他們像得救似地欣然了。

我關上門。問：

『什麼事？』

『你醒來，我……我告訴你！……』一個說，『我。他，剛……剛倒下歸去，還不會……不會合眼，你聽清楚，不會合眼，我看見……看見……唉。看見兩個人。穿著……青……的……軍裝……從門口走進來，走……走……走一步高……，高一……兩個人高齊了……屋頂。屋頂……那……那……那……那……那……他們走過我們的牀，我們……今晚在……在……在一牀睡。便揭開我們的帳子，就一舉。唉，一舉打……打在他身上。我大叫，他也叫了。我們便爬起來，跑了。』

他說得很快，但就得巴巴結結的。我總算明白他們見了鬼，鬼是兩個，而且穿的是青的軍裝。我勉強地笑了。我說：

『差不差，你們總算不小了！』

動可認真了起來，他問：

『真是穿的青的軍裝？』

『真的！』

『便是真的？』我問。

『狗咬你！』另一個說。

『你也看見？』

『是的，也看見。兩個，奇的軍裝。一進門，走一步，高一點，走到我們的牀前來，揭開帳子，打我一拳。我就叫了。』

我疑信參半地搖着頭，他又說：

『罵你的是狗，不是人！』

我也只好相信了。

勸幾乎駭得失掉了知覺，我只好又去靠緊着牠睡。那兩個大孩子，便分睡在另外的兩個鋪裏，好在我們十號是四個牀，平時只睡了五個人；今夜搭上三人，算也只有八個。

『二號房裏，不是還有三個小朋友嗎？』我不放心地問。

『他們早睡到一牀去了。因為太怕，連跑都不敢跑呢！』

『阿！』我實在疲倦得很，只想睡去，但勸又叫起來：

『欽！你的胆子太大，又要睡着！』

我只好睜着眼：待勦睡着，我再睡去。

窗外的風，駛前更大了一點；遠處梧桐葉下墜的聲音，隱約地可以聽着；窗上紙片不也住地響。我的心像在激流裏流着的水塊，一時向下墜落，一時又向上浮起。桌上的油燈一閃一閃地，使我再也不敢把牠熄滅了。勦已呼呼地睡去。從二號逃來的兩個大婆子，也沒有了聲響，他們竟好像已到了安全地帶似地放心睡着。我很疲倦，更迷糊地睡去。

學校裏住的滿是兵，鬧得不成樣子：把我們的水缸做他們的尿桶；我們的教室做他們睡覺的地方；東橫一個，西躺一雙；折爛屋角來烤火；把學生的課本拿去揩屁股；甚至有幾個蠻不講理的丘八，強迫地抱着幾個小而漂亮的同學，接一個吻又一個吻。二號房裏睡着兩個病了的兵大爺：穿着破舊的車裝；瘦得像紙糊的風箏；兩隻眼睛圓了進去，既深且大；面色是烏灰色混合塗成的。是在一個比黃昏更黃昏的黃昏裏，不知從哪里來了兩個青面紅髮鋸齒獠牙，披毛吊舌的惡鬼，手裏各拿着一個鐵索，走進二號，套着那兩個兵便走，兩個兵無抵抗地隨着，口裏呻吟了起來：『嚇……嚇……！』可憐聲音都早已噤了。

我醒了，我發現我是在舖裏，冷汗在我的身上流着，窗外有低聲說着威嚇話的西北風，窗上的紙在向牠告饒。不知在什麼時候，油燈早已熄了，黑暗的巨手蒙着

了我睜開的眼睛。我的心在向那隻不可見的巨手告饒。「是夢！」我想。但是，不！我清楚地聽得有「嚇……嚇……嚇……」的聲音，像是嬰叫而又叫不出的樣子，一點也不像黃昏裏那兩個病人呻吟，而且就在不遠的地方，我伸手摸我的額，有汗；我再摸我的身邊，有蜷伏地睡着的鼾。「這絕不是夢！」我斷定。但我倦了，想睡。

忽然，那「嚇……嚇……嚇……」的聲音掙了出來，是：

「扼死人呀！」

「哎呀！哎呀！」

「媽呀！媽媽呀！」

明明是二號裏的那三個小孩子發出來的。我有些駭然，不敢起牀了。

「欽！」勸醒來，呀着。

「唔。」

「你聽見沒有？」

「聽見了。」

「怎麼辦？」

我默然。

那邊牀上睡着的兩個驚弓之鳥，也重新醒了。

我在這邊牀上，也覺到了他們在聲抖。他們說：

『這兩個鬼！真是太惡了！』

『欽！』

『唔。』

『難道你能見死不救嗎？』

我有些起火！

『哎喲！哎喲！』

『媽呀！媽……媽呀！』

『天呀！天呀！』

二號裏的一片哀泣聲，是更加慘烈了。

『欽，你能……』

我憤然地翻起了身，叫：『走，我們救二號的同學去！』

於是十號裏的人全起來了，我點了燈，隨手不知抓了一個什麼東西在手中，便

向前衝去，口中大嚷起來：

『什麼東西，竟是這樣惡嗎？』

別的幾個同學有的擎着燈，有的拿着木棍，也只披起衣裳，一齊向我衝出門

去。

冷風刺着各個人的皮膚。他們手上的燈幾次幾乎被牠吹滅。經過九號八號七號……和二號的房門前，他們有的在低聲說話，有的在低聲說話，不敢出來。我憤怒地衝進了二號房門內。這一號……是關着的。大約是因爲剛才逃走的兩個沒有帶上吧？」

二號裏這時只有一片暗的壓泣聲了。我叫：

『起來！我來了！我來了！』

三個小孩子一齊翻身爬起，坐在牀上。一個哭着說：

『我看見……看見進來兩個人，穿的青……青……青的軍……軍裝。一進門，走一步，高，高……高幾寸，走一步……高……高幾寸，走到屋中，便有有……有……有……屋頂那麼高，兩個走攏來，一個……扼……扼着……我的喉管，那一個按……按的我的……兩手。我叫……叫……叫不出來。我叫……叫出來時，鬼不見了，他……他們……兩個……個又都哭了！』

『快起來走！』我像是在發命令。

他們三個便都跳下了牀，還來不及穿衣服，跑了。原來受驚的兩個大孩子，接着跑。動跟着，其他幾個又跟着。燈打碎了，殘忍而險毒的濃黑便包圍了我。我原是衝入二號的，這時便只剩下我一個人在二號裏。冷風襲着我後背，我知道我……

不能跑，一跑就更糟糕：我會跑掉我的殘餘的勇氣及魂魄，我似乎生怕黑暗裏蹲伏着的東西知道了我在怕牠們，便裝着坦然的神氣罵道：『這些東西，這樣怕，都跑了！』我舞動着手中拿的一個當時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的東西，（第二天早上才知道這是一個掃帚）慢慢的走：

三號，四號，冷風吹得我的毛髮直立了起來。

五號，六號，黑暗裏的寂靜令人心裏發寒。

七號，天呀，我脚下踩着一件軟軟的東西，酸和麻的感覺從腳下一直衝到頭頂，口裏幾乎不會駭出聲來。我用腳盡力地踢去，牠飛了起來。我立即將牠抓在左手，中摸着，知道是誰掉了衣物類的東西。

『誰掉了什麼？』

『我呀！』一個小朋友叫了。『一條夾褲，給我拿來！』

八號，我的心向下沈，我的身體搖蕩着，我幾乎不敢担保我一定能走回十號去。

九號了，感謝上帝，我額上還有汗水在往下滴，我還覺得夜風是冷的，這至少證明我是存活着了。

十號！喂，房門就在眼前了。跨進房門，房內就有十個是我的同類。我就可以

結果這一次的荒謬的冒險。將入門時，我的心血又往上湧，像要從口裏湧出一樣。這裏，就是生死的分歧點：門內，是生路；門外，是死。由死路跨到生路就是這一隻腳，那是多麼容易又多麼艱難！我是面向着生路而後背着死路的！我多麼心怯着那死路上會伸出千萬隻殘酷的手突然地便把我抓了轉丟！因此，比任何不怕的時間要忙也比任何最怕的時間更忙，我就急忙地走進房去。一進房，便又用盡平生的氣力急急地去關門，彷彿有什麼險毒的東西在後面正在追逐我，我要把牠關在門外一樣。『乒乓！』門大聲地響後，竟又頑強地回了轉來：於是，我看見了：兩個穿青色軍裝的大漢立在我面前，四隻眼睛大如銅鈴，在濃黑裏亮出刺人神靈的兇光。

我狂叫了一聲，將手裏的東西擲了出去。『打鬼呀！』

我倒坐下來。鬼不見了。屋裏是一片震動天地的哭聲。這哭聲，這人的哭聲呀我算是由牠得救了。——但我還是只能無力地在地下坐着。

燈光閃處，學監端着馬燈來了，同學們又把鬼的樣子告訴學監去。

檸 檬 水

(一)

將要走到陝西街時，君宇和公度都早已汗流浹背了。

在成都，天氣這一嚮真是有些古怪：看着太陽隱沒了，涼風還不時拂來，正在旅館裏太悶，君宇便邀公度出來散步，因為少城公園也去膩了，所以才隨便地在馬路上走走，作一次無目的地散步；但不料太陽又出來了，風又大了些，攢起馬路上的灰直向鼻孔裏穿。因此，本來已經不慢的腳步更加快了。結局是全身大汗。

『喂，』君宇叫。『這一個散步變成賽跑了！』

『我照例是「散」不來步的！』

公度說了。其實君宇又哪里真能『散』步，尤其是在馬路上。

『慢點，到哪里去呢？』

『回去吧！』

兩個都倦了，誰也想倒上舖去舒服地躺一會兒，於是回後轉，要走回去。

太陽在空中示威，他們便取下草帽來扇着；風又捲起沙來，這可不能不蒙眼睛。

了。道上的沙和頭上頸上的汗，快地攪攪作一團又一團，依大勢說來，簡直不能走了。但君宇在向前衝——衝，像一個衝鋒的勇士。

『噢』，這次叫的是公度，『你在賽跑了！』

我本來要跑，不是『散』步！』

是一個小小的報復。公度便立着不走。

『噢，怎麼？你步都不『散』了嗎？』

『我最不想走了！』公度懶懶地說。

『好，我們到秋若那里去了！』

秋若的住址就在陝西街某會館，距『賽跑』的地方很近，他們於是又向後轉，慢慢地用着散步的步法一道散去。

(二)

一跨進秋若房裏，公度便估摸着主人的狀，仰臥着。君宇像忠義堂上的寨主一般，毫不客氣地坐上主人的座位，半靠半臥地，直視着屋頂。主人秋若呢，却立在書桌前，默『想』着他的來客。——他們的交際，就幾乎常是這一個套。

『熱吧？』主人問。

『當然。』牀上回答。

『洗臉不？』

『那倒不是重要事。』椅子上的聲音。

『該喝？』

『當然。』

『可『茶？』

『那倒不必！』

『渴，又不要茶？』

『當然。』

『這才怪！』

『那倒不怪，』椅子上的人笑了，『渴自然渴，可不想吃茶。』

『那麼，吃汽水？』

牀上，椅子上，都不響。

『老夏，』主人叫，『拿三瓶汽水來！』

『着！』

『秋若，』牀上人叫了，『我要檸檬！』

『老夏，三瓶汽水，檸檬……檸檬！』

『着……！』聲音是遠遠的。

『我們賽跑一般地跑來了！』牀上人又說。

『我想不要……』椅子上有了聲音，但沒有說完。主人早在說了。

『這樣熱，為什麼跑？』

『他要跑，』牀上的客大概因為將有汽水吃，精神奮興起來了，他說，『本來是散步，他要跑，我可不能不和他賽！』

『我要跑？』樣子上的抗辯。

『當然！至少，你也是有意的。』

那自然應該爭論下去，可是汽水來了，這場論戰，便姑且罷休，

『檸檬嗎？』君字說，『我本來想說不要的，可不會說出來，就議論到『賽跑』了！』

『你愛什麼汽水？』主人問。

『橘子。』

『叫老夏換去！』

『既然拿來了，會算了吧！』

於是三瓶汽水，向三個口裏灌了下去。

(三)

公度的一瓶早已喝完，他把空瓶放在桌上後，又滾到牀上去仰臥着。秋若的一瓶也已去了大半，他看着他的客人只有君宇還只喝了一點點，便問：

「公度，再喝一瓶，好不？」

「只要有，當然會好。」

「君宇呢？」

「不！我這酒都喝不完了！」

「你不行！」

「他當然不行！」

「我喝檸檬總覺像在喝酒一樣！」

「他老不進步，」牀上客喝了一瓶汽水，是尤其興奮了，於是侃侃地談起來，「前年在上海時，他沒有吃慣，就說，『我喝汽水，就像在喝酒；如果是檸檬，就像存喝苦酒了』。今年到成都來，依然是『一樣』。老不進步，老不進步！」

「是的，我老不進步！」君宇說，但他却大口地喝起來了，他想着，「在上海……在上海……」

「老夏，」秋若叫，「再拿一瓶檸檬來！」

『慢點！』君宇叫。他的瓶子裏只有一小半了。他想：『前年，在上海……我喝檸檬，就像喝苦酒一樣！』……『呵，因為是苦酒，所以你應該再多喝一點！』一個女子的聲音似乎還在他的耳邊響。

老夏來了，問：『什麼，先生？』

『再拿一瓶……！』

『秋若！』君宇叫。

『什麼？』

『我還要一瓶！』

『橘子？』

『不，檸檬！』

『你不是說喝檸檬像喝酒一樣？』

『是的，像酒。但是，因為像酒，所以我更該多喝一點！』

『唔！』秋若轉向老夏，『再拿兩瓶檸檬來！』

『着！』老夏去了。

『前年，』君宇想，『在上海……』

又來了，兩瓶綠色的檸檬。

『在上海……』他拿着綠色的瓶子對着自己的嘴，一個模糊了的印象：在他的回憶中鮮明地現了起來。

(四)

是在靜安寺路萬國公墓裏，綠蔭下，長長的椅子上，他也是像現在一樣半靠半臥地坐着。那時正想着他消滅了的幻象，一個人，像被世人全體所棄似地傷心。殘，一個不大美麗而心腸却十分和善的女子，顯現在他面前了。

『你怎麼「一個人」在這里？她問。』

『你不是也「一個人」來的嗎？』

『一個人』三字似乎有些刺痛了他的心，所以這樣地含有報復意味地說了。我默然。

『這幾天，『過了一會兒，她又說，『你怕有病吧？』

他點頭。

『這樣熱，老是在太陽下沒目的地跑，哪有不病的！』

她淒然地說了。他又默然。

『病狀怎樣呢？』

『腹瀉。間或頭痛。』

「受暑了！」

「噓……！」

「爲什麼要在太陽下到處亂跑呢？」

「不過，心裏難過！」

「弄得一身病，不更難過嗎？」

「把心上的痛苦移點到身上來，身體雖然吃了一些虧，心上倒似乎好些了？你以爲有許多人拚命吃酒真是爲了解愁嗎？那也不過故意爲自己製造一些身體上，不，生理上的痛苦而已，我不會吃酒，而且也討厭那種傳統方法，所以只好讓強暴的太陽晒得我頭昏腦漲了！」

「你該保愛你的身體！」

「爲誰？」他激動了。

「爲……！」

「國家？社會？或者其他更好聽的東西？我知道。——但我心裏難受！」

「你爲自己！」

「但正是「我自己」不願意！」

「天下，不只一個……！」她顫了起來，「一個密斯×呵！」

所謂密斯×，就是他破滅了的幻象。

「璣，」他感傷地說，「告訴你，天下即使真地再有一個密斯×，我也不願再拿這顆殘破的心去給她了！」

「這樣失望嗎？」

「……」

「我渴！」像無話可說似的、便無心地說了，「這天氣太熱了！」

「你渴嗎？」她站了起來。

他點頭，沒有看她。她却跑一般地走了。

「你做什麼？」他問。

「買汽水去！」她在路上邊走邊說。

來不及阻止了。

「我不要！」他只有大聲地說。

她像不曾聽着一樣。

他心裏發煩，簡直想在她未回來以前，儼空地走開。却又有些不忍。他沉思起來。他知過，璣在祕密地戀他，多久了。她就心地的飲食，身體，留心他的一舉

一動，甚至一篇文章，一句談話；但總隱藏着，一點也不流露出來。這些，他早已知道。她又明知她心愛的人戀愛着另一個女子，但她並不忌妒，並不怨恨，反而和那個女子變成了較親密的朋友，同情她，愛惜她。（因為那個女子有着致命的肺病）她像早知道他和那個女子遲早要分開似的，於是只呆立在一旁，默默含情地等，所以，在他心理，有時也感激她，但他一再問過自己：可能接受她的愛並愛起她來？他的回答是：不能！那麼，有那樣可能性沒有？回答依然是：沒有！他知道，戀愛那東西是不能勉強的，一勉強，便不是真愛，便容易造成一幕喜劇後的大悲劇。他想：有這樣的一個異性朋友倒是幸事，然而看她來的那姿式，可絕對不滿意於一個朋友的款待。於是他下了一個斷定是：『與其造成將來的悲劇，不如現在就辜負她吧！』所以一響對她都是冷冷的。但是她總不灰心。這不灰心，簡直使他常常着惱。

環跑得全身大汗地轉來了。手裏攜着一個綠色的大瓶，是汽水，上面寫着：『檸檬』。

『呵呵，謝謝你！』他欠身說。

『不要客氣吧！』

『可惜我不愛吃汽水！尤其不喜歡檸檬！』他看見她那滿額的汗，似乎想潑給

她一些涼水。

『如果是密斯×買來的，你就會喜歡吧？』

『那倒不見得，』他冷冷地說，『我在上海第一次吃時，就是她請的。』

『你不是渴了嗎？吃吧！』

他喝了幾口，嘆氣地道：

『我終於是鄉下人，吃汽水，就像吃的是酒，如果是檸檬，就像是吃苦酒了』

『那麼，你現在更應該多吃一些！』

『爲什麼？』

『因爲是苦酒，所以你應該再多吃一點！』

『唔。』他大吃起檸檬來。

『那不是可以把心理上的痛苦，移一些到生理上去嗎？』

『唔！』他幾乎要把那瓶汽水吞完了。

『而且，』她慘然地說，『你又不曾吃酒，以後你若高興，我天天給你買檸檬』

吃！』

『你看，我吃完了。』他笑着，『謝謝你呀！』

『那麼你可以掉在火熱的太陽光下，無目的地東跑西跑了吧？』——『我去還瓶子。』

她站起身來。

『我也要走了！』

『等我回來，同去吧！』

她去了，他却偏不等她轉來，便獨自走開

以後是環哭，失望，病，回了廣西。八一三後，聽說她參加了婦女營，大約在抗敵工作中，她找着了人生意義，忘了過去的創傷吧？

(五)

事隔二年多，本已淡忘了的印象，因了幾瓶檸檬水的關係，又在君宇的回憶中鮮明了。他抓着第二次拿來的檸檬水，一口一口地慢慢喝着，像在那裏品味過去的滋味一樣，一分鐘、一分鐘，也不知喝了好久，才把這苦酒般的汗水喝完。『環怎樣了？那孤島，理在又是什麼情狀？』他想着。對於八一三前自己便回了川，不曾與上海共患難這事，感到心歉，且似乎真有了醉意，窗外的天，又陰了下來。

公度從牀上翻起叫道：『天陰了，走吧！』

『不道謝嗎？』君宇也隨着站了起來。
『當然！』

主人却偏偏是這時坐了下去，

『走！』公度又叫

兩個來客便跨出了門。

『來，』公度精神百倍，『我們再賽跑，看哪個輸？』

『輸了怎樣？』

『輸兩瓶檸檬！』

『好的！走！！』

兩個飛一般地在街上走。走向旅館，又是渾身大汗。兩個一齊跨進門。君宇一面脫衣服，一面大叫：

『伙計，拿兩瓶檸檬水來！』

『着……！』

『誰輸了？』他轉向公度問。

『當然是你！』

『當然！不見得！』

『當然「當然」，你不是餓了汽水兩瓶麼？』

君宇不自然地笑着。他正要爭辯，伙計却將洗臉水打來。汽水也拿來了。自然公度又早喝完，君宇還有一大瓶。

『你真不行！』

『你行！再喝一瓶，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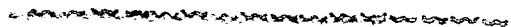
『只要有，當然好！』

於是君宇又叫伙計拿了一瓶檸檬水。

那一天，君宇記得很清楚：大約在兩點鐘內，公度喝了四瓶檸檬水，而他自己却吃了三瓶苦酒。

『瓊怎樣了？那孤島，現在又是什麼情狀？』從此以後，他老是這樣懷念着。再想到瓊在前方工作，自己却在後方偷閑着時，又不禁深深地慚愧了。

（二八年十二月除夕收畢於成都某旅館裏）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文(誤) 應改作(正)

序一 七 廿六 滿足， 滿足。

一 十 廿三 零感 靈感

一 十二 二 遞減 遞減

二 九 廿一 裝站 裝點

二 十 一 那裏 那裏

正文五第二行「不知道，問你自己」之

後應加一行：「不美」，他答。

六 八 廿一 花遍 花遮

十 十 十六 不得 不得，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文(誤) 應改作(正)

十五 十一 四 胡拉上面四 胡拉上四

十六 十四 十七 卻是 却是

十八 四 五 我和她 我安她

二〇 五 十八 在他哭 任她哭

二〇 十二 八 對不起 對不起

三三 十四 三 什麼 什麼！

三七 二 五 我時心 我的心

四〇 七 三 不要騙我 不要騙我

四三 九 五 哭了 笑了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文(誤) 應改作(正)

五一 十三 三六 一齊 一齊看一

五四 十二 八 就得 說得

五六 三 三 不也 也不

六一 七 十六 竟又 竟又

六四 十 十六 『渴自然』 『渴自然』

五七 七 樣子 椅子

頁數 行數 字數 原文(誤) 應改作(正)

六五 十 六 嗎? 嗎?』

六五 十五 九 會算了 就算了

六八 七 十三 她問。』 『她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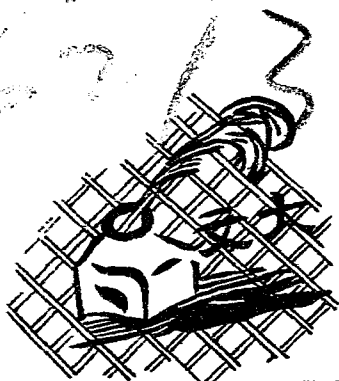
七一 十 九 一響 一向

七三 十三 八 理在 現在

七四 二 一 當然!』 『當然!』

川·審察處圖字一八一號

50/10.82
讀者服務部



著 明 實 祝

哀 悲 的 日

才 育 溫 人 行 發

版 出 局 書 文 大

號 九 廿 街 御 西 都 成

版 初 月 十 年 三 十 三

57.63
06.6